

31万上海独居老人，和帮助他们年轻人

mp.weixin.qq.com/s/EpbNZBxwHvNWbpyQPctmQg

每人作者 每日人物 2022年04月11日 06:01



31.74万独居老人，成为上海本轮疫情中，最脆弱的人群之一。

3月1日，上海发现1例本土新冠肺炎阳性患者。3月27日，上海市政府发布通告，以黄浦江为界，采取“半城”轮流封控模式，进行核酸筛查。截至昨日，浦西已封闭式管理10天，浦东则是14天。上海本轮疫情累计感染者已超10万例。

新冠肺炎的直接威胁之外，更多困难也凸显出来。4月8日，一篇《帮帮老人小区》的公号文章出现在许多人的时间线上。作者是一位90后女生，居住在上海某老龄化小区，要靠抢购物资和囤货生活，她写下自己的见闻，“隔壁93岁的独居奶奶每天煮白粥喝，蔬菜早就没了”，“楼下奶奶烧了一锅菜饭，每天热热已经吃了六顿”。

那篇文章下出现海量求助信息。短短文字里记录的，是在习以为常的秩序失效后，老人的真实困境：他们没有熟练掌握智能手机，很难参与物资的抢购；体弱多病，面临断药的风险；因为缺乏足够的科学信息，会陷入无端的恐慌之中；封控在家，有的孤老异常孤独。

上海是中国最早迈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之一。根据《2019年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》，上海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为581.5万人，占总人口的35.2%。这其中，独居老年人数达到了31.74万，孤老人数为2.49万人。

在这样的情势之下，很多年轻人选择站了出来，他们自发为小区团购物资，加入志愿者组织，或给邻里孤老提供关怀与帮助。在此之前，他们只是和老人们打过照面的陌生面孔。

90后女生王逅逅是一个居住在徐汇区的博主，她在互联网上记录了自己与邻居爷爷的有趣互动。她给爷爷找到了需要的头孢，又买到了鸡蛋。80多岁的爷爷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，有一种茫然的“天真”，想要喝碳酸饮料，想要吃西瓜。在王逅逅帮他买到了牛奶之后，爷爷对她的称呼从“小王”变成了“小王老师”。

但王逅逅想强调一点，“虽然我和爷爷的故事听起来是个温情故事，但实际上是个悲惨故事。如果说我以前不认识他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小区里肯定还有别的这种老人，那他们都怎么办？”

文 | 戴敏洁 徐晴 曹默涵 龚菁琦 邬宇琛 卢妍

编辑 | 姚璐 赵磊

运营 | 栗子

独家版权稿件，违法转载必诉



看见



“我们自己都觉得麻烦，何况老人？”

王也，95后，教育行业从业者，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居民

4月9日中午，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了一篇《普通人帮上海孤老解决吃饭问题的方法（四句话看懂版）》，想让更多人知道，现在这种情况下，怎么解决上海独居老人的吃饭问题。

我和我女朋友小谢目前住的这个小区，3月22日就封了，因为出现了一个阳性病例。但直到4月3日我们才收到第一批政府发放的物资，除了3根黄瓜外没有任何蔬菜。刚开始大家还能靠外卖买点菜，但后来外卖也停了，只能寄希望于小区居民自发组织的团购。

团购一般是一个团长拿到了物资，发到群里说这个东西多少钱，供应商说什么时候能送到，然后统计一下大家的购买意向，再去找供应商付钱。等东西到了之后，大家开始付款，团长再把东西分发下去。

统计、付款、拿东西，这是一个团购的三轮通知，同时群里可能还进行着另一个团购。信息太多了，一个环节错过你就跟不上节奏了。这个过程我们自己都觉得麻烦，何况老人？

以我们楼为例，一共是25户人家，我们原本以为只有一两户需要帮助的老人。但从现在摸到的情况看，有10户都住着独居老人，他们吃完儿女之前囤的菜，只能等政府发放的物资。

所以我们在4月4号写了纸条贴到了大家每天下楼做核酸都会经过的单元门上，让有需要的邻居联系我们。最开始没想得那么细，就区分了一下他们是否会使用微信，后来才发现有一些老人以为自己会用，但其实根本不知道团购怎么弄，比如要求每个人将群昵称修改成自己的楼层和门牌号，他根本不知道怎么修改，又包括在群里接龙，到了付款那一步发现微信支付都没有开。



▲ 图 / 受访者提供

第一个找我的爷爷60多岁，高度近视几乎看不见。我下楼倒垃圾的时候看他在纸条旁边转悠，就问他要吃的吗？他说需要，但看不清上面的电话。我说我就在这里，你找我就好了，他说他们家有居委会发的一袋米和两袋面，但肉和菜都没了，已经两周没吃肉了。

我是山东烟台人，女朋友是上海人，之前在北京工作。我们的一个观察是，上海老年人普遍不像北方人那样有囤菜的习惯，他们只会提前买一点吃的，最多两三天内就会消耗完，自己其实不太能意识到缺什么东西。

所以你去问需要什么，他们可能只会想要一些便利的食物，比如馒头、包子一类。但是如果你帮一个老人买了鸡蛋，另一个老人看到了，他就会说他也需要。我们接到的需求也从最基础的主食，提升到了牛奶和水果。

我们和老人间的信任也是逐渐建立起来的。我们贴纸条的时候，4楼一户老人就在旁边站着，但没有任何行动，我们默认可能他并不需要帮助。但后来第一个找我们帮忙买东西的爷爷向这位老人介绍，这是5楼的小王，需要买吃的可以找他，我们才知道他参加团购也很困难。

单价太贵的团购资源，他们也比较难接受。上次有一个单子，三斤猪肉卖180块，我们纠结了一会儿还是没给老人团。

现在这样的时期，大家都不容易。今天是封在家里的第18天了，我们现在就算团到了菜，还是会觉得慌。我们吃了一颗菜之后就立马会想，明天还有菜吃吗？

“我听到了老人们无助的声音”

徐懿行，00后，传媒从业者，“医药建议求助群”志愿者

上海疫情这段时间，我跟朋友加入了一个医药建议求助群，大家各自分工，有的人负责核实信息，有的人负责信息跟进，我自己以前参与过一些急救培训，可以简单判断求助人是不是有生命危险，负责把求助分配给不同的医生，然后由医生志愿者帮助他们。

群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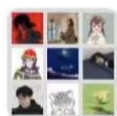
03:57



宣传组 → 守沪者 (5)



医药组 → 守沪者 (19)



信息核实组 → 守沪者 (打电话) (193)



信息跟进组 — 守沪者 (58)



△核心组△ → 守沪者 (21)



医药建议求助交流 4 群 → 守沪者 (59)



医药建议求助交流 3 群 → 守沪者 (206)



医药建议求助交流 1 群 → 守沪者 (278)



共享表格组 → 守沪者 (48)

▲ 图 / 受访者提供

接电话的这些天，我发现不少求助人是老人，他们会有一些常见的基础疾病，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等慢性疾病，需要长期服药。家里的药没有了，就得买药。但是社区在封控中，不能出门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年轻人会想各种办法，比如用美团、闪送、互联网医院，

但多数老人是没听说过这些东西的。他们倒是会用智能手机，但是超过60岁的，基本只能发发微信，超过75岁的，可能微信也用不太好，就得求助别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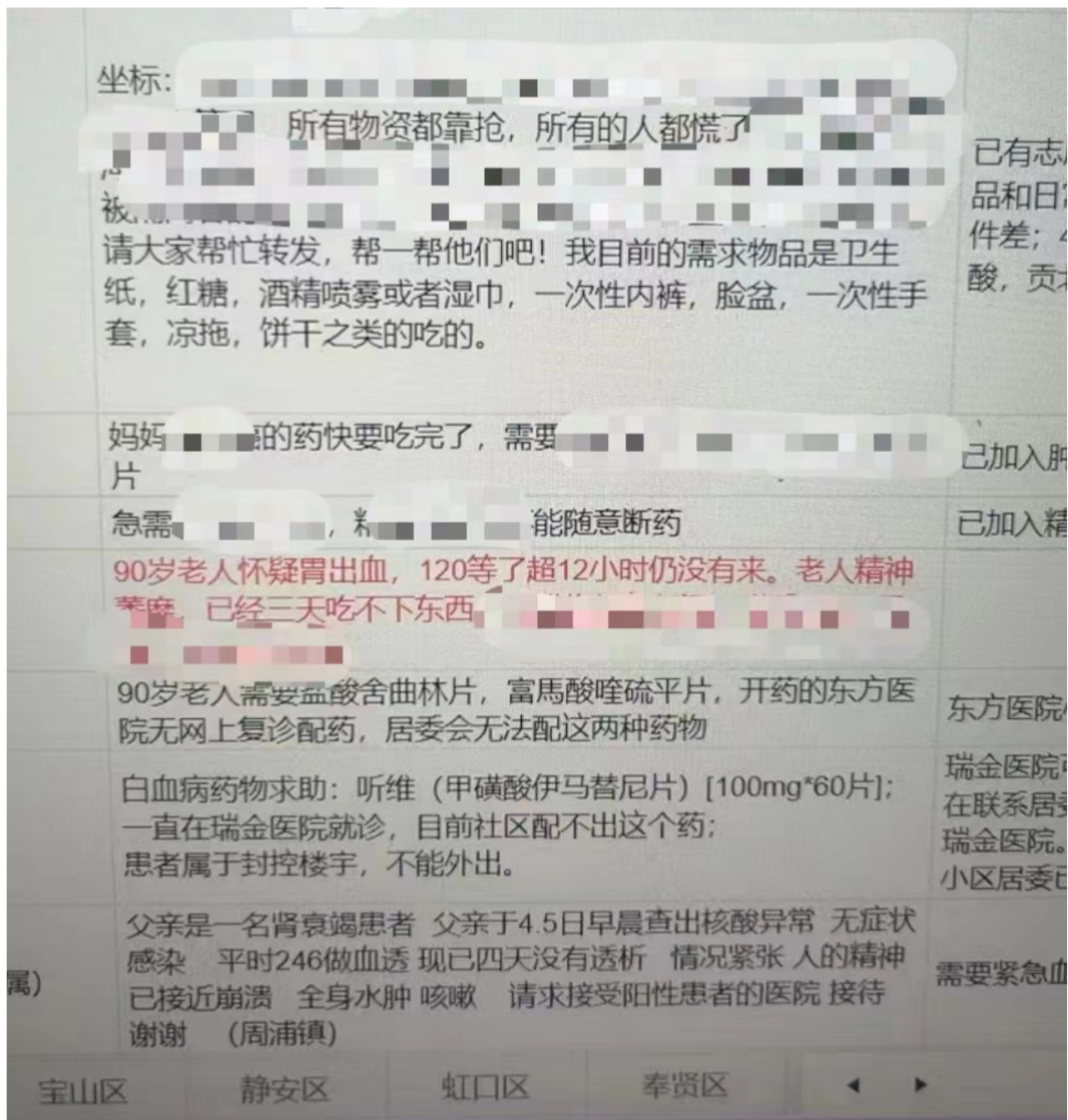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基础疾病开药其实并不难，帮他们联系互联网医院，教一下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在网上配药就行了。比较难办的情况是一些其他的病症，比如有一位老人是糖尿病，需要胰岛素，胰岛素需要冷冻，一般的互联网医院很难配到，所以要找到有胰岛素的医院和药房。

还有一位独居老人是尿毒症，需要做血透，必须去医院，这个很难办，得一个关卡一个关卡去协调。提前联系好医院能不能做血透，第一步是居委会开条子让他出门，第二步是找车，独居老人没有车，那居委会能不能给配车？街道能不能给配车？都不能，就给他叫了网约车。当时老人是住在浦东，医院在浦西，到了过江的地方，要把证明的东西给浦东的警察看。这里面有个问题，浦东浦西分区防控，网约车是从浦东来的，到了浦西就不能再开了，回来的时候得打一个浦西的网约车，然后在交界处换成浦东的，把老人送回家。这一通折腾，把老人折磨坏了。

这段时间，我听到了太多老人们无助的声音。有一位老人确诊了阳性，在酒店隔离，她有非常严重的痛风，骨头已经病变，再加上高血压，完全走不动路。而且非常痛，那天晚上她在电话里哭了，她说：“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帮帮我，这个真的很痛很痛哦。”这个情况真的很难解决，第一他们是阳性病人，第二病又不是那种现在不治马上就没了的病。我们当时给老人街道和隔离点的电话，让她自己打，因为这些是政府组织，我们临时的志愿团队有一些局限性，不能直接对接。后来居委、街道的工作人员帮她从家里把药拿到了隔离点。

很多老人能不能得到帮助，跟他们所在的街道、社区有很大的关系。我接到的一位老人的求助，需要一种很难找的胰岛素，叫“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”，求助之后联系到了居委会，不到48小时就把药配好了。但是杨浦区的一位老人也是相似的情况，联系了居委会之后，居委和街道的工作人员说，这个不归我们管，不愿意帮忙配药。

我跟老人家属通电话了解了一下，家属说，杨浦部分小区比较瘫痪，连物资也需要自己去团购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这种情况我们也没办法，只能以志愿者的身份给居委、街道打电话。后来，老人和家属自己联系了很多家医院，还在几家药房做了登记，最后配到了药。



▲ 图 / 受访者提供

这段时间跟老人打交道, 我发现老人跟年轻人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。比如他们会打电话, 但是一般不打, 而是让子女跟我们沟通, 觉得年轻人跟年轻人交流快捷一些。有子女的让子女打, 子女不在身边独居的, 就让社区的志愿者帮忙打。

配药、买药的时候, 老人们特别关心能不能走医保, 很多医院的网上电子医保老人弄不来。好一点的情况是联系街道居委, 统一把医保卡收上来, 工作人员带着医保卡去医院配药, 坏的情况就是居委街道不帮忙, 自费配药。

老人们对于新冠都是非常恐惧的状态，很焦虑，一个是怕药没有了，另一个是怕疫情变严重了。我加上很多老人的微信，他们朋友圈里经常是连文章都没有，就是一串带着各种感叹号，SOS的文字，可能就一句话，或者视频，说疫苗无用、打疫苗后遗症会很严重等等。我接触到的很多老人都没有打疫苗，或者打了第一针，没有打第二针、第三针。

很多老人跟我打过一次电话、被我们帮助解决了问题之后就会很信任我。有时候会跟我聊一些他们自己的事情，还会问一些很细小的问题。比如马桶会不会传播新冠？开窗会不会传播新冠？莲花清瘟能不能预防新冠？酒精和84消毒液是怎么用的？这两者有什么区别？有老人是社区的志愿者，出来的时候要戴口罩，但是又想抽烟，他问我，戴着口罩能不能抽烟？

老人关心东西确实比我们细，有些问题是我有些想不到的。比如上海这边一般倒垃圾都是放在楼道门口，或者放在单元下面统一收垃圾的地方，不逗留扔完就走。一位老人问，社区说“足不出户”，是说我一直不能出，还是说我倒垃圾的时候可以出？

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可能都比较自我，但是好多老人们特别热心，一心想奉献自己、帮助别人。有个八九十岁的老人，刚刚做过心脏支架手术，颤颤巍巍的，非要当居委会志愿者。我想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劝了半天才给劝回去。



行动



从“那个刚搬来的姑娘”，变成“为大家服务的小赖”

赖韵洁，25岁，项目经理，徐汇区居民

我叫赖韵洁，你也可以叫我Caroline。但这两天我在小区的称呼，已经从“那个刚搬来的姑娘”变成了“为大家服务的小赖”，因为3月29号刚搬到这里，不到一周就成了团购的团长。

这是我第一次住进上海的老式弄堂，很多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公用的。79弄一共有30栋楼，每栋楼有3层，每层大约有4到5户，如果按平均一户2个人算，我们这一个弄堂就有700多将近800个人。

我们小区在4月1号封控之后，一直都没有人组织团购，直到5号发现并没有解封迹象后，同小区另外两位90后的小董和小吴在做核酸的时候找到我，我们一合计觉得可以开始搭建这个团，首先是我们有购买食物的需求，其次小区里年龄大一些的居民也都在问有没有团，但没人出来做。

独居老人的问题的确很突出。刚开始接触的是一个行动不便的老爷爷，看上去得有70岁了，拄着拐杖，手指不能弯曲。他说自己早餐只能吃软的面包和酸奶，问我团购的物资里有没有，当时我记了他的名字和电话，告诉他两天后货到了就先给他。

后来才知道这种老式弄堂里其实有很多没有自理能力的老人，平时子女请了阿姨来照顾，现在阿姨也没法来了，日常生活很难保障。比如另一户住在底弄的老爷爷，年纪比拄拐的老人更大些，他没有厨房，只有一个电磁炉和一口锅，简单煮点吃的。

之前我们可能会觉得给老人送新鲜的蔬菜和肉就可以了，但这位爷爷没有牙了，皮肤还有些溃烂，可能本身有皮肤病。我们联系他问需要什么物资，他说蔬菜不行，只能要鸡蛋和豆腐。

有一栋楼里的情况最复杂，出现了无症状病例，所以全楼都实施了更严的封控，一堆老夫妇独自居住，无法下楼。居委会给他们定了午餐的盒饭，但早餐和晚餐都没有着落，他们告诉我，“晚上不吃就不吃，中午吃一顿可以顶一天”，但更严峻的问题是他们的卫生纸都没了。他们住在二楼，物资还没来的时候，我们先做了一次募捐，把要紧的东西给他们用绳子吊上楼。



▲ 图 / 受访者提供

居委会提供的资料里面，只有这3户独居老人，但我们觉得实际可能会更多，所以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继续排查，同时号召能够进群的居民进群。

刚开始我们把微信群的二维码打印出来，贴在了小区的各个地方，但是只有40多个人进群，后来我们就用大喇叭开始喊，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听见了，但就只是站在窗口，望着你。他听得懂，知道你在建群，但他不知道怎么弄，只会问这是发物资吗，怎么联系你。

关于老人的需求多了，我们又专门建了一个志愿者群，专门给独居老人服务的。有些老人需要蒸南瓜或者蒸鸡蛋糕，但他没办法做，我们可以做好了送给他们。其实老人有时候不仅仅需要物资，可能真的需要你做到最后一步，把东西送到他嘴边。

刚开始第一波物资的联系，纯靠我们最早的几位打上海发布的电话，联系所有能联系的人，后来磨练出一套标准问题：你告诉我多少份起送，什么时候能送，怎么下单，怎么付钱。不废话，越来越利索。

这个过程不是没有问题。有人就会质疑你们找来的物资会不会携带病毒。所以我们也在不断地考虑怎么把整件事做得更好，比如一定要做好消杀。虽然我们现在有群公告，强调说这是一个居民自发组织的群，只是为了团购物资，但是我觉得为了团购物资，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也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。

做团购有点像做项目管理，最开始我把整个流程摸了一遍，到哪里找资源、和谁对接这些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我觉得这个过程我可以handle，但实施起来还是很复杂、很混乱，包括我们经历了几次资金的平移，联系好的A供货商突然供不了货，但同时我们还联系着三到四家供货商，这个钱我们不退给大家，而是先征求大家意见，同意之后拿去购买一些价格相当的蔬菜包或者肉包。

总的来说，行动起来，做一些事情还是有意义的。我经历过刚开始那几天5点50起来抢叮咚，8点又起来抢盒马的日子，心脏都不太舒服，尤其是你抢不到菜就更被动。我现在当志愿者、做团长去联系物资，起码有一种我在掌握这件事进度的感觉。

“我现在帮别人，可能以后别人就会帮助我”

张惠娟，60岁，普陀区长征镇志愿者

上海现在是个老龄化城市。10年前，上海颁布了一个“老伙伴”计划，让50-69岁的低龄老人帮助7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，两周一拜访，一周一慰问。我报名了这个计划，又是社区志愿者，所以这几年经常跟老人接触比较多。

我们这里不少独居老人，为了保证他们安全，要经常上门探访。上门的时候，不能问你身体好不好，也不用说我来帮你，更不能说我怕你独居发生意外。他们肯定不开心的，就跟他们说，我刚好经过，来问问你有没有事。

也不用天天去看他们。我有时候是这样的，站在楼下看他家的窗户，灯亮了，那么说明没事。可以问左右邻居，他家昨天有声音吗？有走动声音就没问题。或者看到他在阳台上站着，跟他挥挥手。绝对不能突然就上楼“咣咣”敲人家门，老人就会觉得紧张，有压力，没事干嘛来敲我们啊？有些事要巧做，不要死做。

疫情这阵子，老人们都很孤单，在家里看电视，实际上就是放出一个声音陪自己。我也会打电话陪他们聊天。我一般上午10点或者下午3点打电话，不吵他睡觉。老人的生活规律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小区有一个老人，晚上4点半就准备回家吃晚饭了，7点钟就睡觉，早晨4点多就起来吃早饭。

我会在电话里问他们，子女有没有打电话？今天吃了什么菜？话匣子打开了，他们就会讲一些生活上的事，你就听着吧。一般都会说自己的子女怎么样，还有就是自己的养老问题。他们可能会重复说一件事情给你，但自己不记得了，你听他们讲完就好了。他们是有规律的，打了一会儿电话，他们说，哦，你比较忙，你忙去吧。我就可以挂掉电话了。



▲ 图 / 视觉中国

我们这里的老人们其实不太了解新冠，也不知道什么是德尔塔，什么是奥密克戎，可能也不了解新冠的危险。有志愿者上门送餐，追着送人家送出去100米，志愿者说你不要下来，外面不安全，她一定要送。也有一些老人经历的事情多了，战乱、天花什么都有，他们也觉得无所谓，没什么可怕的。

这一次封控，我们长征镇上的老人都被照顾得比较好，有专门的志愿者给他们送饭、配药。这跟封控之前就跟老人处好关系，建立密切的联系是分不开的。每个人都会老的，我60岁了，我现在帮别人，可能以后别人就会帮助我。



连接



那一天开始，我成为了“团长”

鹿歌，95后，女装店店主，虹口区居民

我们小区的团长最开始都是自己肚子饿，然后开始发起大家团东西吃。我就是这么个角色，可以叫我团长，其实我是普通居民。

4月5日，我家里几乎没有东西吃了，只剩下大米和4个鸡蛋。我想了想，我必须买点鸡蛋、鸡肉和蔬菜。正好我在朋友圈看到了有一些鸡蛋、鸡肉的供应商，我马上去联系了。一箱鸡腿20斤，鸭腿20斤，一箱鸡蛋360个，所有都是一箱起送。所以只好问楼栋的居民们，有没有需要一起团购的。这就是第一次团购。

第二天下午，菜到了。由于害怕感染，我都是挨家挨户在微信群里叫居民们下来拿自己的菜。就从这时候开始，独居老人在我视线里出现了。先是一个老人一瘸一拐的，拄着拐杖向我走来，他非常生气地告诉我，“家里什么吃的都没了！”

他以为我是卖菜的，我告诉他，我这是团购的菜，然后把自己买的一大半的鸡蛋、鸡肉都转卖给了他。说实话，当时就没多想，反正自己饿不死，我光吃米饭也可以。他把菜提上了楼，下楼后又往小区门口走去，他说他要去找居委要吃的。大概是要不到吃的，也没要到说法，折返回来以后我和他聊起他的状况，得知他今年62岁，没有结婚，无儿无女，因为家里什么菜都没了，所以准备出门去“闹一闹”。

过了一会儿，又来了一对老夫妻，不是我们这栋楼的，老奶奶坐着轮椅，老爷爷推着她。他们也以为我是卖菜的，所以过来问。我说是团购的，然后就和他们聊。俩人住在一起，孩子在北外滩原地不动，没办法照顾他们。他们试过叮咚抢菜，但是手速完全跟不上，而且也没办法叫闪送，所以他们也没有东西吃了。

我问他，你要不要加个微信，下次团购菜的时候告诉你。他一开始犹豫，后来站了一会儿看了看，就答应了。“我不会弄这个怎么加啊”，这个老爷爷告诉我，我男朋友帮他操作。出于双保险，我还留了他的电话。

那一天站了大概4、5个小时，中途有几十个人路过来询问，我估计有7成都是老年人。他们到楼下溜达，不知道是不是找吃的，但无一例外会停留在我们团购的菜前，问我是不是卖菜的。他们一开始都会有点警惕，我感觉是老年人的共性，站在旁边看了好一会儿，聊一聊，知道我和他们一样是居民之后，才说要加进来一起买。那天分菜的中途我特别无助，没忍住哭了，站在旁边的男朋友问我为什么哭，我想到自己离家这么远，如果我爸妈也买不到菜，吃不上饭，在外面找菜吃，我会很难过。

也就是那一天开始，我成为了“团长”。我们这栋楼里大概有22位有困难的老人家庭，要么是独居，要么是残疾，要么是有癌症，我在这时候意识到，要么这件事情做下去，不只是为了填饱我自己的肚子。然后我每一天开始跟居民们一起团菜，把老年人们一个个拉拢起来，留下联系方式或者拉进群聊。



▲ 鹿歌与老人的对话。图 / 受访者提供

真正困难的老人没有所谓的“线上”，甚至电话都没有，有个老人问我，“座机行不行”，这就是现状。隔壁小区的老人在群里说自己买的菜还没有到，我说让他加我，但他不太会，群友们一起打他电话，打了二十分钟还没通，好在最后有个群友很热心，加了他微信，直接和他沟通，最后让他去楼下把菜拿了。他回家后发了特别长的感谢文在群聊上。昨天遇到一个独居老人，他微信转账都不会，最后问我能不能给现金，89元的菜，我说你给50元就行，她一定要给我100元，但最后我只收50元。

现在大家算是填饱肚子了，但是生病的老人还是没办法解决。有个老爷爷有癌症，联系不到居委和110，没办法去化疗了，化疗了的话还可以站起来，不化疗是完全没法站起来的。

我去年12月搬到这里。这里是安置房，老人非常多。我在封控之前完全没有和这些老人打过交道，也互相不认识。封控之后，一下子让我看到了这么多无助无力的老人。

“小王、小李好，亲兄弟明算账”

王逅逅，90后，博主，徐汇区居民

邻居爷爷每天早晨8点半给我打电话，问我，今天解封了没有？今天能不能出去买东西？

跟爷爷认识是一次意外。我租的房子是一个90年代初的老房子，隔音特别不好。3月份的一天凌晨3点钟，邻居看新闻声音特别大，我就给他贴了一个纸条，他给我打电话，能感觉到他年龄很大了，明显耳背，我得用吼的。之后他就没有在凌晨看新闻了，我们也没联系了。

让我再去给他贴一张纸条的，是浦西封城的前一天，3月31日的晚上。我说我们是住在您旁边的小王和小李，封控期间您有什么需要可以打我的电话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就收到了他的电话。他在电话里说，让我过去一下。

我让男朋友和我一起去，我们坐在客厅里，爷爷也不寒暄，他说他的居家保姆腿肿了，想请我们给他找个上门医生。那个奶奶看起来也很老了，但是那会儿已经是封城了，我根本没办法给她找医生上门。

我跟他交流的时候发现，他完全不知道现在的情况。他不用智能手机，平时可能就是看看电视，或者听听收音机。他只知道不能出门，不知道不能出楼道，还觉得能有医生过来看。

我能感觉到爷爷是一个挺有文化的人，上过大学，家里墙上全都是字画和老合影，有一些是他自己画的。但你可以感觉到他已经非常老了，80多岁，走路拄着拐，很不方便，生活看起来很难自理。我住他家旁边，从早到晚都听到他那种从肺里头吐东西的声音，他可能每天要吐个200次。居委来叫我们去做核酸，敲门敲得非常大声，他每次都听不见，他给我打电话，我说要去核酸他才知道。

后来一次他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他要一些头孢，因为他的居家保姆腿肿得特别厉害。我就加了我们小区的居民群，@居委会那个人，说，对于这种老人你们有没有什么通道？但是居委会现在好像特别忙，根本没顾上。之后我在群里跟大家分享了咖啡，我就觉得我积攒了一些人缘了，我就说我隔壁有一个老人需要一些头孢。后来就有两个人去给了他一点。

爷爷打电话告诉我他拿到了头孢，语气特别开心，然后问我：小王啊，你有没有碳酸饮料啊？

我说，哪一种碳酸饮料？他就说里面有糖的，有气泡的。我说我没有！（笑）但是我后来在我家里找到了两听苹果醋，给他拿过去了，不知道这个他满不满意。

4月7日晚上，我半夜从我们家楼下的小贩那里抢到了鸡蛋。小贩一直没回我，我直接把鸡蛋钱给他打过去了。结果第二天真的讲信用送过来了。如果说他把我的钱吞了，也是非常正常的。拿到鸡蛋之后，我就给爷爷送了30个。

他说，哎呀，不错啊，你再给我买60个吧。

我心想说你知道这个有多难买吗（笑）。但我也没跟爷爷多说什么困难，提了反而会给他造成一些负担。我给那个小贩打电话，鸡蛋已经涨价了。我又把钱转给他，让他送到隔壁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买没买上。还有牛奶，我已经下了三个团了，每个团我都买了两份，我不知道哪个可以成。我跟爷爷说我买了牛奶，在电话里他突然改了一直以来对我的称呼，从“小王”变成了“小王老师”！我感觉我升职了。

在电话里，爷爷又问我，他说：我还想吃一些西瓜。

我说天呐，没有西瓜。只有我说什么才有什么，我说的就是我有的（笑）。

我是北京人，2016年来的上海，第一次和邻居产生这么紧密的联系。但我跟邻居爷爷的这些事，是巧合中的巧合。我不认为每个人都有义务去敲邻居的门去贴纸条关怀人家，也不觉得人都应该把自己储藏的吃的拿出来分给别人。但是要是认识的人在旁边饿死了，那太可怕了。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多高尚的人，我觉得任何人在这个时候都会做相似的事情。

现在他还是每天给我打电话，每天都是同样的问题：今天可以出去买东西了吗？我说不行。他之前还是充满期待，现在就是不停地烦死了烦死了，这样下去怎么办？

虽然我和爷爷的故事听起来是个温情故事，但实际上是个悲惨故事。如果说我以前不认识他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小区里肯定还有别的这种老人，那他们都怎么办？现在这个情况对于老人来说肯定是非常危险的。

4月9日早上，我照例和爷爷通了电话。挂了电话之后，突然有人特别重地敲门，我以为是居委会，没想到是他！

他戴着口罩，先是给了我两大盒书，然后颤颤巍巍地从怀里拿出一张纸，能看出里面包着钱。我马上弹跳开，说这个绝对不能收。他很严肃地说：你必须拿着，还有我写的纸条。我说我不会拿这个钱的。爷爷一甩手，把钱扔在我门口的拖鞋上，转头就走了。里面是五张崭新的钞票。我打算找他儿子的联系方式，把钱给打回去。

我打开了纸条，纸条上写的是竖的繁体字，内容是：“小王、小李好。谢谢近段时间的照应，先予付500元，以后一并结算，亲兄弟明算账。小人书、连环画先给你们两种，看完后再与我调换其他的内容的书。”

他知道我喜欢看漫画。



▲ 图 / 受访者提供



【版权声明】本文由【每日人物】创作，独家发布在UC浏览器，未经授权，任何平台不得转载。